

城市之光

CHENG SHI ZHI GUANG

城市之光

范小青

长篇小说系列

FAN XIAO QING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城市之光

CHENG SHI ZHI GUANG

范小青

长篇小说系列

FAN XIAO QING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城市之光/范小青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5
(范小青长篇小说系列)
ISBN 978-7-02-010995-1

I. ①城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20640 号

责任编辑 包兰英
装帧设计 陶雷
责任印制 史帅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35 千字
开 本 68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1.75 插页 3
印 数 1—5000
版 次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995-1
定 价 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第 1 章

田二伏是田家岭村的一个青年农民，他喜欢听电台的节目，人家看到他的时候，他不是劳动，就是在听广播，但是他的父亲田大爷不大喜欢儿子老是拿着一只收音机那种样子，他觉得那样有点像浪荡子。田大爷说，我们田家的人从来都是勤勤恳恳劳动的。

这时村里有一个人走过他们家门口，他本来已经走过去了，但后来又退了回来，他站在门口看了看田二伏，问道，田二伏，今天的天气预报听了没有？

听了。

天气怎么样？

今天多云，田二伏说，最低气温……

气温不要的，这个村里人说，我要上街，不下雨就不用带伞了。

村里人走了以后，电台里又播天气预报了，这是今天的第二次预报，播音员说，今天多云转阴，有阵雨。

哎呀，哎呀，田二伏有点着急，他去追那个村里人，他在背后大声地喊他，喂，喂，你等一等。

村里人听到田二伏的喊声，便停了下来，回头看着田二伏奔过来。

天气预报又报了，田二伏奔过来的时候稍有些气喘地说，今天要下雨的。

下雨？村里人抬头看看天，这天会下雨吗？

天气预报报的，可能会下雨的。

噢噢，村里人说着仍然沿着田埂往街上的方向走。

咦，田二伏说，你不回去拿伞了？

不去了，村里人说，这天我看不会下雨，就算下雨，也下不大的，就算下大了，我可以在街上躲一躲再走。再说了，就算不躲雨也不要紧，我不怕雨淋的。

他边说边向田二伏挥了一下手，就走了。田二伏有些遗憾地看了看他的背影，便回家去了。走到家门口的时候，田二伏听到母亲在说话，田二伏的母亲平时不大说话，有点闷闷的，但是这一天她却说话了。她说，二伏的年纪也不小了，该去说个人家了，不要把大事情给耽误了。

田二伏的父亲想了想，觉得也对，那就去说个人家吧，他说。

这个事情媒人其实早就帮他们想好了。我手里有好几个，媒人说，你要哪样的？

田二伏的父亲也不晓得应该要哪样的，他不大好回答这个问题，他就说，你先说说看。

媒人说了一个马尾巴村的马小翠，她说了马小翠各方面的情况。田二伏的父亲听了，心里满意，便点了点头。媒人笑了笑，田老大你倒蛮好说话的，她说，人家都要挑三拣四，你是拣在篮里就是菜了。

不就是吗。田大爷说。

媒人又看了看田二伏，她向他笑了笑，说，二伏呀，你觉得马小翠怎么样呢？

田二伏的脸红了一下，他很想说好的，但是他的父亲抢在他的前面说，不要问他，他只知道那个东西。田大爷指指田二伏手里的收音机。

嘿嘿。

田二伏有点不好意思，他的收音机声音有些沙哑，但并不妨碍收听。电台的节目很丰富，田二伏经常听生活热线节目，有时候也听听情感世界之类的节目。听这种节目的时候，田二伏会把音量开得低一点。生活热线节目经常是由一个女主持人主持的，她的声音很好听，有的时候也会换一个男主持人，田二伏觉得他也不错，他们都是很亲切的。

村里的人有时也跟着田二伏一起听听，说的什么呢，他们听了听，说，噢，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劳务市场上有保姆，商品房交易，出售旧自行车，饭店的订座热线，招聘光电工程师。这样的事情对他们是没有用的，这是城里人的事情，等于是广告呀，他们说。

经常有听众打热线电话给主持人，田二伏也很想打一次热线电话，但是他家里没有电话。在田家岭村，支书和村长家有电话，还有田二伏的堂叔田远富，他家里也装了电话，不过他在城里工作，平时很少回家。而且田二伏也还没有想好，就算他可以打电话，他到底要说哪一件事情，因为他想说的话很多，到底选哪一个话题去说，他反而是没有主张的。

后来媒人就到马小翠家去了，她说了说田二伏的情况，马小翠的父亲听了，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的，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。

接着田二伏的父亲带着田二伏到马小翠家去。那个村子的人都到马小翠家来看田二伏。

嗨，马小翠说，你是田二伏，在学校里我见过你。

我比你高两级，田二伏说。

原来他们是认识的。

到了端午节的时候，田二伏的母亲叫田二伏给小翠家送粽子，田二伏去的时候，碰到村里的人，他们说，二伏啊，给丈母娘送粽子呀。

嘿嘿，田二伏说，跑一趟。

好日子定了没有呢？他们问。

定了，新年头上，正月初三，田二伏说。

你就闭着眼睛等好日子吧，他们说。

田二伏来到小翠家，他把粽子拿到灶间交给小翠的母亲，小翠家的堂屋里坐着几个人，他们是村里的干部，正在小翠家喝酒。

小翠不在家，小翠的母亲对田二伏说，你到桌上去坐，你去和他们一起喝喝酒。

我不大会喝酒的，田二伏说，喝了要醉的。

练练，小翠的母亲说，男人总要喝点酒的，做新郎官的时候，人家不会放过你的。

嘿嘿，田二伏说，不过我也不是一点不能喝的，就是喝了脸红。

脸红不要紧的，小翠母亲说，喝酒脸红的人是好人，老实人。

人家也这么说的，田二伏说。

小翠的母亲引着田二伏到客堂间来，小翠的父亲看见了他，向他点了点头。

来了。

来了。

坐吧，小翠的母亲拉出一把凳子，田二伏不大好意思坐，脸红红地僵了一会儿，后来还是坐下了。

小翠的父亲对村干部和田二伏说，这是田二伏，这是村干部。

村干部也向田二伏点点头，田二伏就坐下了，他们给他加了一副碗筷，加了一只小酒杯，也斟上了酒。田二伏喝了一口，觉得很辣，他吐了吐舌头，脸就红起来，幸好没有人注意他，他们都在喝酒，说话。

马文林的病，看起来一会儿半会儿好不了，一个村干部说。

支书躺在床上做支书了，另一个村干部说。

人呀，小翠的父亲呷了一口酒说，人有时候是很禁不起的，那天，我是眼看着马文林这么摔了一跤，也不重的，就这么瘫了……

负责斟酒的人看到田二伏的杯子空了，就想给他加一点，田二伏说，我不能喝了，我不能喝了，他边说边想用手捂住杯子。

那个人笑了笑，仍然给他加了酒。

他们继续在谈那件事情，小翠的父亲说，医生怎么说的？

医生也说不准，一个村干部说。

田二伏一直听着他们说话，在他们停息的时候，他说，推拿可以治疗瘫痪的。

有一个村干部看了看他，但是没有说什么。

乡里也没有什么说法噢，一个村干部说。

那天张书记看见我，问过的，另一个村干部说，也没说别的，只是问了问。

也可以针灸，针灸效果也很好的，田二伏又说。

小翠的母亲端了一盘热菜上来，她叫田二伏多吃菜。又说，

小翠这死丫头，上街去到现在还不回来。

没事的，我可以等等的，田二伏说，有一个针灸医生，可以打热线电话给他。

小翠的母亲看到田二伏的脸红了，她笑了笑。

田二伏又转向村干部，他说，我有他的电话号码。

谁的？

那个针灸医生，田二伏说。

噢。

你们这里有没有电话，田二伏说，有电话我可以帮你们打一个电话。

他们向田二伏笑了笑，又稍微地举了举杯，喝了杯中的酒，田二伏也跟着他们一起举了举杯，也喝了。负责斟酒的人又给每个人加满了，给田二伏也加了，田二伏以为小翠的父亲会阻挡一下，或者叫他少加点的，如果是那样，田二伏就说，不碍事的，你们不要看我脸红，以为我不能喝，其实我的酒量还可以的。但是小翠的父亲并没有阻挡，也没有叫那个人少加一点，所以田二伏也不好说出来。

王坤林家的那块老宅基，好几个人都在动脑筋，一个村干部说，马三、马六、伟民……

哪个伟民？另一个村干部说，是不是苟阿土家的老二？

就是二狗子，一个村干部说，现在大名叫伟民了。

马三盯得最紧，小翠的父亲说，到我这儿也跑了几回了，我跟他说，你跑我这儿没有用的。

这事情不大好弄，一个村干部说，到最后要闹矛盾的。

一个女人走到他们的门口，向里边看了看，小翠的父亲说，

子平他妈,你有事?

小翠的母亲也走出来,向这个女人打招呼。

这个女人犹豫了一下,她看了看田二伏,小翠不在啊?她说。

上街去了,小翠的母亲说,到现在也不回来,二伏等她好一会儿了。

这是你们家女婿?女人又看了看田二伏。

小翠的母亲笑了笑,也朝田二伏看看,又朝田二伏招招手,田二伏走到门口,这样两个女人都能更清楚地看到他了。

一表人才的,这个女人很真心地说,丈母娘看女婿,越看越欢喜。

进来坐坐,小翠的母亲说。

不了,这个女人的神色里有一些奇怪的东西,我看看子平在不在你家,他没来过?

没有,小翠的母亲说。

那我就走了,她说。

小翠的母亲有些奇怪地看着女人走远去。

子平是不是叫马子平?田二伏说。

是马子平,小翠的母亲仍然看着女人的背影,她发胖了,她说。

噢,是我的同学,田二伏很高兴地说,我们是同班同学。

屋里的村干部又喝了一会儿酒,有一个人站起来要走了,他向田二伏点了点头,就走了。

另外两个村干部又喝了几杯酒,也要走了,他们走到门口的时候,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说,你说针灸能不能治瘫痪?

也可能的,另一个人说。

他们一边说一边走了出去。

小翠的母亲来收拾碗筷，她看了看墙上的钟，田二伏也看了看墙上的钟，要不，我就先回去了，田二伏说。

小翠怎么搞的，小翠的母亲说。

有空来啊，小翠的父亲说。

田二伏走在乡间的田埂上，正是春末夏初的时候，田野里的景色十分美丽，田二伏的心情也很好，他一边走一边听生活热线节目，主持人热情地告诉听众，如果您想亲手烹制一道精美的菜肴，请拨打 1688688，生活热线为您出谋划策。

嘿嘿，田二伏心里笑了笑。

迎面走过来两个人，田二伏一看，一个是小翠，另一个正是他的同学马子平。小翠向田二伏扬了扬手，嗨，田二伏，这个人你认得吗？

怎么不认得，田二伏说，马子平呀。

马子平与田二伏握了握手，田二伏笑起来，马子平，他说，刚才你妈到小翠家找你的。

我们上街去了，小翠说。

我晓得的，田二伏说，你妈说的。

田二伏，小翠说，你来干什么？

给你家送点粽子，田二伏说。

端午节了，马子平有些感叹地说，日子过得真快。

马子平现在在城里做事，小翠说。

噢，噢噢，田二伏点了点头。

瞎混混，马子平说。

你有出息的，田二伏说，在学校的时候，大家就说你以后会有出息的。

这条围巾漂亮不漂亮？小翠扯了扯脖子上的围巾，子平送给我的，是真丝的。

田二伏看了看围巾，觉得确实很好看。好看的，他说。

他们站在田埂上聊了一会儿，眼看着太阳也要西下了，他们就互道了再见，田二伏往南走，小翠和马子平往北走了。

田二伏回到家，母亲问了问小翠家的情况，田二伏说了喝酒的事情。母亲看他的脸很红，有点担心。你不会喝酒的，母亲说。

我会喝的，田二伏说，我喝了十几杯，他们都说我酒量大的。

事情没做起来，吃吃喝喝已经会了，父亲说。

吃过晚饭，田二伏到村里的小店去买电池，小勇和桂生也在小店那里。小勇给田二伏发了一根烟，他们抽着烟，烟雾在小店门前的灯光里飘来飘去。你们说什么呢，田二伏问小勇，小勇只是笑了笑，桂生吭哧吭哧地说，田二伏，我们想出去。

到哪里去？

城里。

干什么？

打工。

咦，田二伏想了想，到城里去打工？为什么？

咦，小勇说，什么叫为什么？

咦，田二伏又想了想，你们去做什么呢？

什么都可以做的，小勇说。

不知道城里的活多不多，桂生看了看小勇，他看上去有点担心，会不会到了那里找不到工作？

不会的，田二伏说，城里的活很多的，建筑工地，饭店里，建材市场，他们都招人的，还有宾馆。

宾馆干什么，桂生说，做服务员吗？

做保安，田二伏说，穿警察制服的。

那不是警察制服，小勇说，是保安制服。

是的，田二伏说，是保安制服，看起来蛮像警察制服的。

有没有枪？桂生说。

没有的，田二伏说，可能会有警棍。

电警棍吗？

不可能的，电警棍只有警察可以用，田二伏说，别人不可以随便使用的。

那是普通的警棍，桂生说。

就是一般的棍子，小勇说。

还有许多工作呢，田二伏说，我笔记本上都记着的，不过我没有带在身上，要不要我替你们拿来看看？

不用了，小勇说，我们自己会去找工作的。

他们又抽了一根烟，桂生说，田二伏你去不去？

咦，咦，田二伏笑了笑。

田二伏要谈对象的，小勇说。

咦，田二伏说，不是的。

你不喜欢城里吗？桂生说。

喜欢的，田二伏说，城里很方便的，要修电视机，打个电话人家就上门来修了，不要自己搬过去的。

他们一起离开小店，天已经很黑了，桂生用电筒照着歪歪扭扭的小路。小勇说，我们过两天就走了。

噢，田二伏说。

过了两天小勇和桂生他们真的走了。田二伏在田里劳动，

他看见小勇和桂生都背着一个背包，走在田埂上。田二伏喊了他们，他们回头向田二伏挥挥手，他们是朝着东边走的，太阳正好升起来，田二伏眯着眼睛看他们走远去，他又埋头劳动了。

后来田二伏的堂叔田远富从城里回来了，田二伏在村口碰见堂叔的时候，他一下子没有认出来。田远富穿着西装，他拍了拍田二伏的肩，你不认得我了？

认得的认得的，田二伏说，你一说话我就认出来了。

我是变样子了噢，田远富说，有时候我照照镜子，自己都觉得不像我了。

你像个干部，田二伏说。

一个人待在外面的时候，心里老是想家，心里老是放不下，田远富说，总想回来看看。

他们正在说话的时候，村支书也过来了，他老远就向田远富打招呼致意，走到田远富身边，支书赶紧往外掏烟。田老板啊，听说你回来了，我就来看你了，支书说。

田远富伸出手去和支书握了握，并且挡住了支书的烟。抽我的，抽我的，他说。他把烟又递给田二伏，你也来一根。

嘿嘿，田二伏看了看，我平时一般不大抽的。

男人不抽烟，像女人长胡子一样难看，田远富笑着说。

他们都笑起来，田二伏就拿了一根。他看了看烟丝，烟丝是嫩黄的颜色，这是好烟，他说。

田老板，支书热情地盯着田远富，你是荣归故里。

我回来随便看看，田远富说。

你光宗耀祖了。

哪里哪里，田远富说，人总是想着家乡的呀。

是呀是呀，我们这里出去的人，对家乡都很好的，支书说，你们在外面发了财，做了大事情，都不忘记家乡，都很支持家乡的。你看那边那座桥，是周小保捐款造的，就叫小保桥。还有，东面那条机耕路，是李二出钱修的，叫李二路。我们有个规定，谁出资建的，就以谁的名字命名。

嘿嘿，田远富说，若是我出资，就叫远富什么了。

就是的，就是的，支书说，比如你资助我们的小学，就可以叫远富小学了。

小学是我堂叔的母校呢，田二伏说，我堂叔肯定是要关心的。

田远富也是承认这样的说法的，是的呀，他说，说起学校，我倒是很想了解了解的，我们的小学现在怎么样了？

小学嘛，怎么说呢，支书好像一时无从说起的样子。不如这样，支书说，我陪你到学校去看看，指导指导。

也好的。

他们就一起往小学里去了。路上，田远富又继续说了，人为什么穷，你们知道吗？他回头看看田二伏，再回头看看支书，为什么穷呢？就是因为不重视教育呀。

是的是的。

什么什么什么嘛，什么什么什么嘛，田远富一直在说。

是的是的。

田远富又递了一根烟给支书，支书说，远富，你现在像个干部。我也觉得，田二伏说。

怎么说呢，田远富笑了笑，人有了钱，就要有点责任感，人有了责任感，可能就像个干部了。

他们一路碰到村里的人，田远富和他们点头打招呼，有的人认

出他，有的人认不出他，以为他是干部。检查工作，他们说。

不会的吧，检查工作怎么田二伏也跟在旁边呢，另一个人说，田二伏又不是干部。

小学里正在上课，每个教室里都传出老师哇啦哇啦的声音，有一间教室的学生在唱歌，另外有一班学生在操场上上体育课，他们看到有人进来，就回过头来看，有几个学生说，支书，支书。

体育老师正在指导学生跳山羊，他们没有山羊，是拿学生来做山羊，让一个学生弯下腰，两只手撑在自己的膝盖上，其他的学生排着队，从远处奔过来，两只手往他的腰背上一撑，两腿张开，就跳过去了；也有的学生跳不过去，结果他和那个做山羊的学生就一起倒在地上，滚做一团，其他学生都笑起来。体育老师骂了他们，笨蛋，他说，真笨。

摔下来的学生撩起自己的裤腿，膝盖上有一团红红的印子，他笑了笑，啊呀哇。

田二伏看着也笑起来，要是有了护膝就好了，他说，体育用品商店里卖的那种，套在两个膝盖上，起保护作用，运动员都用的。

体育老师看了看他，翻了一个白眼。

或者去买真的鞍马来跳，就不容易跌倒，田二伏这话是对着田远富说的，但是体育老师仍然翻了他一个白眼，不过他们没有看见。

田远富对学校的情况是不满意的，他对支书和校长摇摇头，这样不行的，这样不行的，他说，这里的条件太差，支书哎，还有校长哎，你们对教育不够重视啊。

我们重视的呀，支书苦着脸说，可是没有钱呀。

钱算什么，田远富有点激动，他说，知识才是最重要的，有知识

就会有钱，反过来，有钱并不一定有知识，知识是钱买不来的。

是的呀是的呀。

你看看，这个操场，什么什么什么，你再看看，这几间教室，什么什么什么……

是的呀是的呀。

这么说了几句，田远富就要走了，走了几步，他又回过头来挥挥手，向他们道别。支书和校长都愣愣地望着，看到田远富挥手，他们才想起也应该举一举胳膊的。

走出学校的时候，田二伏说，其实，其实……

什么？

其实支书和校长，还有老师他们，田二伏说，都以为你要赞助学校。

赞助，那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田远富说，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给几个钱，关键在于思想上的重视……

有人从对面经过，看到他们，就问，田二伏，你家里来亲戚了？

噢，他是我远富叔呀。

这个人再看了看田远富，他看出来了，哎呀呀，我都认不出来了，他说，到底不一样了，听说你在城里开卡拉 OK？这个人说着又看了看田二伏，田二伏你要走了吧？

到哪里去？

噢，这个人说，你远富叔肯定会带你去发财的。

我没有。

这个人笑了笑，就走过去了。

田远富回头向田二伏看看，说，二伏，谈对象了没有？

嘿嘿。